

我与科大的故事 征文

炎黄子孙多多少少受些孔孟之道的影响。曾誓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圣人喟然而赞，从此洗澡就郑重其事起来。洗澡的意思后来又有所引申，杨季康曾有一本同名小说敷衍知识分子在三反运动中的经历，文辞极妙。我在合肥生活了4年，自然要洗澡。遗憾的是条件有限，每学期只发十几张澡票。洗澡，成了奢侈的享受。

故乡小镇的澡堂有个大池子，百十来号人在里面泡，宛如下饺子。后来有人发明了浴罩，弄个大塑料罩子就可以在家里洗，既保暖又卫生。不过身体容易碰到浴罩，黏黏糊糊，不太舒服。

到了科大，浴室有二三十个淋浴冲头，条件比故乡的好了多少。我第一次去科大浴室洗澡，水温总调不好。要不冷得发抖，要不烫得杀猪。热气氤氲，双眼迷糊，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幸亏有845的高泽清过来指导，才学会淋浴。其实科大浴室也有几个池子，最里面小池子近乎沸水。敢在那里呆上十分钟的肯定有一派武学宗师的功力。可居然就有人躺在池上木板上鼾声如雷，令人怀疑是否王重阳转世，周伯通重生。

洗澡时间是有限制的，好像下午3点到8点，我一般运动后流了一身臭汗后再去。有时候人多，几个人等一个冲头。等别人冲洗的空档，先把头发抹上肥皂，等得太久，肥皂流入眼睛，辣得受不了了，赶紧让那个冲得起劲的家伙委屈一下。最好的时间段是开门后和关门前的半小时，人流少得多，你可以尽情在冲头下展示你的裸体美。不过80年代普遍营养不良，排骨

洗澡后我想……

□ 1985级 何剑鸣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多，肌肉少，健美的真心不多。

一度澡堂检修，只有一层澡堂可用。一三五男生，二四六女生，轮换着洗。我们那时男女比例五比一，洗澡时间倒是照顾女生。男生洗澡时看门的是个老大爷，女生洗时轮着一位老太。平时都跟大爷打个招呼说声死（洗）澡。死澡死澡先死（洗）好。一天打球回来，浑身胶粘，想起去洗澡，却记错了单双号。去澡堂时快关门了，把门的不在。正闷头往里走，却听身后一声断喝：“给我回来！”好像樊梨花移山倒海，张飞喝断当阳桥。吓得我一魂出窍、二魂升天。幸亏老太恪尽职守，否则我还真犯了作风错误，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

我有个哥们儿住在115楼，寝室正对

着操场，来来往往的人流尽收眼底。莺莺燕燕，风光旖旎，二八女多娇！他夸莫道君行早，风景这边独好；我笑他天天观景，莫要消沉了意志，如何攀登科学高峰，把红旗插到九霄……

天热了，运动后通常一身臭汗。然而澡票有限，如何解决呢？南方同学教我们冲凉，就在宿舍楼水房里，接了冷水，一盆一盆地自头往下浇。合肥盛夏不比南京、重庆凉快，一天冲个五六次算是小菜。不过过道里常有女生来往，为做警示，我们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或高歌一曲，言明兄弟我正光屁股洗澡，非礼莫人，非礼勿视，非礼不惊。在水房里练歌练得起劲的，我们通常美其名曰水房歌唱家。有的唱得不错，堪称校园帕瓦罗蒂；更多的是五音不全，驴哭狼嚎的，闹得水房仿佛动物园。或许是有歌声吸引，或许水房有太多的剩菜剩饭，冲凉时常有老鼠东遛西窜。有次我恼它伴浴，一盆水浇过去，冲它个“鼠”仰马翻，再踏上一只脚，教它永世不得翻身。

洗完澡，事情并没完，还得洗衣服。夏天还好，衣服轻，水也不冷，晾在外面，很快就晒干了。四牌楼前有许多晾衣杆，周末时衣服挤得满满当当。女生楼也不例外，内衣外衣有如万国旗，花花绿绿，飘飘扬扬。风吹衣落很平常。谁说80年代不开放？咱85级的，曾有男生从楼下经过，捡起楼上掉落的女式内衣叠好送上，姑娘不以为意，居然成就过一段佳话……

冬日里洗衣服绝对是个苦差使。衣服厚重，水房只有冷水，冻彻筋骨。要想洗

衣服非得到水房打了足够的热水不可。有同学发明比较穿衣法，把脏衣服放进脸盆存着，实在没干净衣服了，再从脏衣服堆里找气味小的。又有同学发明物理干洗法，脱下的袜子丢在床底的盆里，等到没袜子换了，再翻出来，臭袜子已经硬成棍，干搓扬灰，又套在脚上。还有同学发明免搓洗衣法，用加酶洗衣粉加水浸泡数日，然后直接漂净晾干。懒人，什么招都有。至于什么形象啊，气味啊，兄弟咱就不管了！

晒被子总是件快乐的事情，阳光暴晒被子里的螨虫，发出醉人的芳香。要想被子蓬松，找个羽毛球拍，拍拍就行了。于是周日早晨通常被被子拍醒。

不过订被子可是个技术活。学生寝室只有单人床，要叠好一半，钉完再整另一半。开始我不会弄，请过一位大姐帮忙，她横穿整个合肥城来学校帮我钉被子。在她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怎么钉。开始针线脚歪歪扭扭，东倒西歪，后来熟能生巧，也能让来访的女同学啧啧称奇。

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在澡堂里美美地洗上一回，钻到刚晒过的被子里，伴着雨声做个黑甜梦。这样的晚上在科大时很少，现在想来愈发地怀念了。

如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学弟学妹们自可在寝室里淋浴，洗衣房洗衣，且有空调相伴，大概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快乐。那时每每从澡堂走向寝室，感觉自己颜值顿时增加了许多。跟打开水的美女学霸们照个面，胆气骤涨——我是帅哥我怕谁，顾盼神飞间，心意也开始飘忽起来……



2014年7月24日下午，我们在北极附近的斯匹兹卑尔根岛西海岸参观一处探险家用鲸炼油的遗址。由于保护不好，遗址几乎看不见任何遗物，我们很快就结束了参观。

同行的其他队友去攀登山坡了。闲暇的我寻了块大石头，坐下，观天。但见阴云密布，能见度很不好。

忽然，我觉得很奇怪！这么不好的天气，却有很多北极燕鸥互相追逐，上下翻飞穿梭于云海内外。

我很好奇。举起带有70-300毫米长变焦镜头的相机，跟踪着这群北极燕鸥拍摄起来。因为天气不好，我其实看不清燕



你赶我追，相互传音



深情凝眸，对歌倾心

北极燕鸥故事 求偶有成篇

□ 1958级 高登义

鸥飞行的轨迹，只是尽可能地多拍。回到考察船，我卸下照片，仔细回看挑选，认真剪裁、调整饱和度与色调。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我简直被惊艳到了——按照当时的拍摄时间顺序，我竟然抓拍到了北极燕鸥追逐、对歌求偶到求偶成功的全过程。

天哪！之前，我曾来北极考察过10多次，从来没过这般奇遇艳遇啊！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根据照片上的时间记录，整个过程从当天的16：49-16：51，也就短短两分钟左右的事情。我心想这可比好多电影描述



摩擦翅膀，温柔相拥



翩然飞舞，相互交心

的青年男女恋爱过程神速多了，当然也更真实有趣。

就这样，从16点49分到51分，一对北极燕鸥嬉戏追逐，忽上忽下；对歌求偶，一上一下；继而拥抱、接吻……生动而浪漫。

遂有感而发，填词一首《如梦令》，与君分享——

如梦令？君子有成
天低云暗温馨，青年燕鸥动心。相互追逐狂，彰显儿女情长。 苍天，苍天，庇护爱神优先。



技高一筹，空中亲吻



心到情到，水到渠成。

校园秋荷

（外二首）

□ 范洪义

谁染秋色荷叶上，半败残茎说受伤。
斑锈星蚀非虫害，采莲小舟行颓唐。
风婆不忍摇蜩肢，露滴晶莹不珠黄。
游人不嫌荷面老，一样坐看伴褪妆。

无题

树老暴苍根，心累显皱纹。
做诗供友赏，自作多情人。
野花篱笆宿，山高流水声。
过客撑做鹤，不肯到邻村。

题贾新德向日葵照片

生平不入阴霾伍，情愫梵高作画友。
自揽胸膈粒参差，脸随太阳转左右。
心朗充满光炽烈，身舞跃出律节奏。
如此多福又多子，人生夫复又何求？



一鉴亭

副刊 第540期